今天：晨發台北午到上海

朵娜住在趙家的西院單獨的兩明一暗客房，但她仍在市內「三普飯店」開了間內外間的特等房，據說是爲了市區的商界朋友男女方便談生意。我同小二只去過一次，是大年初五日在此吃了「送年」午飯後，一同乘車去的。我知道「不便」再去，孫博士同太太、小翠、和兒子更遠知也不知道。

她訂了今天初六很早的華航班機飛香港，在九龍機場「東岸機轉西岸機」，飛去她家鄉上海、蘇州等地。帶了不少台產，叫大家不要送機，我們只到她飯店去道「拜拜」。大概岳父廠長送她去桃源中正機場吧，汽車去辦公地方接老板？這回她接了有五家貿「萬參」、「當歸」、「枸杞」，尤其「關東鹿茸」的生意，現時對大陸這幾種土產珍貴中藥，只要是香港莊口名義，早已「通」了。有如「當歸」——女人「通經」的通。鹿茸呢，則是使上了年紀的紳士「懦夫有立志」用的。

前天去馬老三家拜年，原莊茅台，紅呢錦帶也沒動，待客照老講究，用臘味「團盒」，台灣這「四十年」——即總理遺囑的第一句：「余志力國民革命，凡四十年」的四十年，商家說：「三十年前當歸這味藥就借香港通了。」什麼「不通！不通！」——張奚若教授——中共自始以「體」待之的西南聯大教「西洋政治思想史」的教授「北大與清華」的，先父是他的學生。

我訂了午後直飛東京，小二多住幾天，岳母要她過了元宵回香港。她老人家只此一粒掌上明珠，捨不得。我不要小二送，只乘她家的汽車到機場，帶了一件大行李，身着多大衣，行李中全是膠袋火封的鮮肉鬆。抵東京便通了電話，馬上送這件大年禮到「天下第一酒店」，小周、小袁、和富白卡在等候我。眞快，才只點半鐘。

「恭喜發財！」取出大批大批的台灣紅封利市——「對不起，日圓太貴，每封兩張千元——港幣百一十多蚊了！」我交與「總支配人」雷白卡：「請你派給貴酒樓上中下三階級的同仁，我這董事，小小意思。」匆匆接受了總代表大司務李長福的面謝。一席接風年酒，吃完後，只小袁輪放三天假，她陪我到新宿登上「伊豆踊子號」車——「今晚住伊豆長岡，我訂了阿爾發羅密歐小酒店，我眞想同你浸兩天溫湯！」這電火車，比原來的「小田急」的羅曼斯卡更新更舒服。公共交通，天下第一。

記日紀經意生

文田寿子・昼・黃鳳蘭

七三：姑嫂的手帕

「馬仔最近也變得許多，他除掉屬錢賣新做了太子爺臉就變之外，就不再笑話成雜。」賣山說。

「人是會長大的嘛！」陶瑛一本正經。

「他有追求過你嗎？」賣山問。

陶瑛停下步來，扭臉望他：「怎麼會這樣問我？」

「在工廠做事時，我們三個兄弟常說笑，賣成就坦然說——三個有來往的姑娘，數你最好，最漂亮，他最喜歡！」

如此間接揄揚的話語，出自她私心愛慕的樂賣山，她當然在心底經既甜，且喜覷賣山一下，她說：

「他才不敢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一怕我媽勢利眼，二怕自己是抹車仔，三怕……唔，不說了！」又是嬌羞拋笑，伸脚，把堤邊的一塊柑皮踢到海水去。

「別吞吞吐吐，他三怕什麼？」

「碰釘！」

「碰釘？」他一派魯直神態：「他怕碰什麼釘？」

「你這人呀！眞不懂，還是假不懂？」她一臉嬌紅，嬌羞可人。

他舉起右手作發誓狀：「是眞的不懂。」

以嗚笑掩蓋姑娘的羞澀，她趙開自己的胸懷，說道：

「我鍾意阿樂哥，他知道……他硬要追求，不怕碰釘嗎？」

話句說完，她低頭走路。賣則那顆心，却密切注意身邊人的反應。

賣山一直喜歡這聰明動勞的姑娘。此刻，他却採用另一種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態度。

他說：「記得那夜臨別，我們在電車總站，馬仔開我的玩笑，把鼻子碰傷，流血，你扶他去電油站取水止血！」

她灼灼地申辯：「我只不過幫帮他吧了！」

「你給他手帕抹鼻血……唔，比什麼寶貝還重視！」

「後來，我不是取回掉到垃圾箱裡去嗎？」

「碰釘？」

「碰釘？」

「碰釘